

韩起

人月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人 月

韩起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(陕)新登字 017 号

人 月

韩起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师范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1 印张 260 千字
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:1—3000

ISBN7-80605-130-9/I·93

定价:9.80 元

《人月》梗概

一个清贫人家的二八少女，为建树功名，毅然离开热恋的情人，闯入权力的中心，历尽艰险，终于取得高位。她笃信男人马上取天下，女人床上取天下。功成名就之后，她重新回头追寻昔日热恋的情人。于是，无情而残酷的杀戮迫害托浮着一个女人的浓情，写就了一部空前绝后的人间艳情史。

一个九五之尊的女人和一个平民书生的爱情，从一开始就伴随着刀光剑影，血泪斑斑。以爱情为动力，披荆斩棘，夺取了国家最高权力。然而，却费尽心血追求不到她朝思梦想的真挚爱情。为了追求爱情，她不惜屠杀情敌；为了追求爱情，她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，谋杀东宫皇太

后。她扶持私生子坐上龙庭。为了爱情，又将私生子打入冷宫。她渴望的爱情如海市蜃楼，一直追求到她人生的最后一刻钟。

一个女人对爱情悲壮残烈的追求，结局只是在她西风残照的陵墓前，得到她所爱的人哀悼。



韩起 生于1942

年。1966年开始文学创作。现任陕西省作协主办的《新潮时报》主编。曾发表文学作品260余万字。其中小说《荷花》收入《中国新文艺大学》小说卷。《青春的竹》等获多种文学奖。以《青春的竹》命名的小说集被作为向青年推荐的优秀读物。代表作长篇小说《冻日》引起读者广泛关注。小说风格直追屠格涅夫、蒲宁、郁达夫、沈从文诸大家。抒情味道更浓郁，更情灵，文字也更绮丽，更英爽。在陕西作家中独树一帜。《人月》是为他的闲情之作，尤别具风味。

第一章

公元 1867 年，正值同治二年。

是年慈禧太后三十二岁。

这又是一个春天。慈禧太后每晨的散步是多年的积习。她认为早晨走走，活泛活泛身子骨，于身体大有好处。

李莲英随在身后。这是她的贴身太监，也是大内的太监总管。

院落里非常宁静，没有一丝儿声息。

树都绽出新叶了，太阳光从蓝蓝的天上洒下来，将绿叶照得晶莹发亮。风是软软的，空气是香香的。鸟儿的啁啾，也奏乐似的动听。经过几年政治动荡，腥风血雨的日子终于过去了。现在朝政总算理顺了。这个春天，心才算闲下来。此时此刻，春天的风，春天的树，春天的太阳，春天的宁静，都像是专门为她铺排下的。

散着步，慈禧太后问：

“莲英，今儿个有没有要办的大事儿？”

李莲英赶快躬身，谦卑地笑着说：

“回老佛爷的话，今儿个还没有……前阵子老佛爷心都操碎了。现在社稷大定了，老佛爷也该歇息歇息了。”

“你说大定了吗？”慈禧太后站下来。

“依奴才看是大定了。”李莲英说。

慈禧太后嘴角儿一扯，绽出一丝儿笑意，仰脸望望天空。天空蓝得纯净，像湖里的水。慈禧太后徐徐地转着头，默了一阵儿，感叹地说：

“天暖和多了，看来不会有冷天啦！”

李莲英恭手立着，半垂了头。他感觉太后有什么心里话要对他说了。

果然，慈禧太后立了一阵儿，轻轻叹口气，依然望着蓝天，吩咐说：

“莲英！”

“奴才在。”

“你亲自找可靠人给我访访，盱眙的吴清现在在做什么事。把他的政事、家事，都摸一摸，给我报来。”

李莲英立即进前一步，躬身说：

“奴才遵旨。”

慈禧太后说：

“要快！”

李莲英再次躬身：

“奴才遵旨。”

慈禧太后想了想，移了两步，又说：

“一不要走露了风声，叫别人知道。二不准打我的旗号，由你吩咐下去办。”

“奴才遵旨！”

李莲英望望太后，有几分纳闷。他跟太后多年，还没有猜不透太后心思的时候。然而这次，他可真摸不透了，甚至连吴清这个名子也没听说过。

慈禧太后漫步走着，很平静地说：

“你办错了，小心我剥你的皮。”

李莲英深深躬下身：

“奴才不敢。”

慈禧太后轻轻摇摇头，又叹口气，心思很重的样子。微蹙了眉头，低头盯着自己的脚尖，极徐缓地走去。

李莲英不敢吭声，轻手轻脚尾随在后面。太后的心事，他已琢磨透了三分，但还不到多嘴的时候。

起一阵儿小风，凉凉的。头顶的树梢头，便轻轻地唰——了一声。

李莲英轻轻说：

“老佛爷，有点凉了。”

慈禧太后没有听见，仍然半俯了头，慢慢地踱着步子。一群麻雀飞到一丈开外的龙爪槐上，起劲地聒噪。

李莲英便不敢再多言。

往前转过屋角，一个太监和一个女人走过。虽走得匆匆，却无声息，像两个鬼魂。这是久在大内养成的习惯。

两个人走得急，没有看见太后和总管。

慈禧太后忽然愣住，死死盯了那个女人的后影儿，脸上涌起愤懑。

李莲英心里一惊，伸长脖子仔细看看两个人，又望望太后，心里着实糊涂起来。

慈禧太后的腮帮子鼓起来。

李莲英又是一惊。

这是太后心里又生了杀机了。杀八大臣那次，太后也是这样咬牙切齿的。这次要杀谁？刚刚过去的太监？是那个女人？可这两个人跟太后有什么关系呢？这两个人在大内里，不过是小小人物，无足轻重，难得管什么事，有什么出头露面的机会，别说太后，要见他李莲英一面也极难哩，怎么会冲撞了太后？

太监们私下都说，李莲英总管是太后肚子里的混屎虫。太后的
心事，李总管没有不知道的。但此时此刻，李莲英对太后情绪的
突然变化，确实莫名其妙。

“莲英！”

慈禧太后的声音又低又闷。

李莲英格外小心：

“奴才在。”

慈禧太后望着太监和女人消失的地方，问：

“刚才过去那个女人，你认识不认识？”

李莲英回答：

“奴才认得。”

慈禧太后说：

“过一会子你把她给我叫来。”

莲英打个寒战，心里只闪了一下：我的天，这么个不起眼儿
的女人怎么会得罪了太后？

“喳！”李莲英领旨。

慈禧太后的心情显然坏极了，阴沉着脸色，步子也放快了许多。
但走不了几步，眉头一抖，便掉头折回。半路上碰见两个太
监，李莲英赶过去，附耳吩咐去找那个女人，然后疾步追上太后。

慈禧太后回到屋里，长吁口气，说：

“我没事儿了，你叫人把那个女人叫来吧。”

李莲英说：

“奴才已吩咐下去了。”

慈禧太后抓起一本书，看了两眼，说：

“我怎么不知道。你什么时候吩咐的？”

“回老佛爷的话，回来的半路上。”

“嗯，来了就马上给我带进来。”慈禧太后说着话，已捧起书

读起来。

李莲英又拱手站了少倾，这才悄悄退出。

慈禧太后看书，总是跳行。心里烦烦的，书上的字也花花儿的。读过去，也不会其意。读了两页，忽地就翻到后面去。看了几句，又翻到中间。才看了两行，李莲英进来回话了：

“回老佛爷，那个喜婆带来了。”

慈禧太后放下书，问：

“她给你说什么了吗？”

“回老佛爷的话，”李莲英说，“我刚刚见他，还没顾上问她话。”

其实李莲英早已问得清清白白。

慈禧太后移开书本，抬起头来，慢悠悠沉甸甸地说：

“叫她进来！”

“喳！”

“等等！你安排好，我要用。”

“奴才明白。”

李莲英回身喊了声：

“带进来！”

两个太监带了喜婆进来了。

喜婆一进门就扑通地跪下叩头，满脸喜气洋洋，说：

“给老佛爷叩头。老佛爷万寿无疆！万寿无疆！万寿无疆！”

慈禧太后问她：

“你还认识我吗？”

喜婆抬起头，堆着满脸的笑，连连说：

“认得，认得，咋不认得？奴才天天惦念着老佛爷。一直想过来给老佛爷请安，就是老佛爷太忙……”

慈禧太后阴阴一笑，说：

“你记性还不差。”

喜婆跪直身子。因为太后没有说叫她起来，她就只得跪着回话。看见慈禧太后笑，她兴致越高了。以为慈禧太后记起了她过去的恩德。她说：

“那是。老佛爷恩赐我的戒指，我一直没敢离身。看见戒指就想起老佛爷的大恩……”

“住嘴！”慈禧太后一拍身边的炕桌，勃然大怒，“我问你，按大清律条，欺君之罪该怎么处置？！”

“啊？！”

喜婆一下惊呆了，仿佛被雷击了似的，身子直直的不动，眼睛定定地看着慈禧太后，脑子一时还反应不过来。

慈禧太后又一拍桌子：

“说！！”

喜婆吓得一抖，脸也骤然变得蜡黄了，忙叩下头去：

“回老佛爷的话，欺君之罪该杀头。”

慈禧太后低低地哼了一声，身子略略萎了萎，拉着声音说：

“那你该怎么处置呀！”

喜婆这才突然大悟，浑身打个寒战，瑟缩成一团；眼泪也呼地喷涌出来，猛烈地叩头，叩得咚咚山响，哀求说：

“求老佛爷开恩！求老佛爷开恩！……”

慈禧太后拉着长腔，说：

“来人呀！”

押喜婆来的两个年轻太监应答：

“乞老佛爷旨下。”

慈禧太后拿起水烟，李莲英忙上前点火儿。

慈禧太后抽着烟，并不看在地上叩头求饶的喜婆。浓烟从慈禧太后口里喷出来，扶摇直向房顶。

老喜婆声泪俱下，脑门上碰地碰得血淋淋的。血顺着脸流下来。她一个劲儿地哀求：

“求老佛爷开恩，奴才……”

慈禧太后一声不响，只顾抽烟，耷拉着眼皮，冷冷注视着，像欣赏一个落水狗的挣扎。

“老佛爷，老佛爷呀！”喜婆哭道，“念我这老狗在宫里几十年，忠心……忠心效忠主……主子……”

慈禧太后则把一口烟吐尽，便沉沉地说：

“就送她去吧！”

两个年轻太监取出一条丈把长的白绫，迅速套在喜婆头上。喜婆惊恐地嚎声大叫：

“老佛爷饶奴才命呀！奴才……”

两个年轻太监各拉着绫子的一头儿，两人眼色一对，齐齐用力一拉，喜婆的声音便陡地截断，张大了口，眼睛瞪得铜铃一样，瞳仁里鬼魂乱舞。

慈禧太后挥挥手，白绫松开了。

喜婆一下瘫在地上，粗喘成一团，话也说不连贯，脸上又是血又是泪，有上气没下气地说：

“谢老佛……老佛爷……恩……奴才……奴……”

慈禧太后问：

“我问你，当年你偷我的戒指呢？”

喜婆强挣扎起身子，抬起手。手指上的戒指金光闪闪。喜婆只顾喘气，半天才嘶声嘶气吐了两个字：

“奴才……”

慈禧太后张开口，声音伴了一团青烟：

“取下来！”

李莲英上前把戒指取下来，双手捧了呈到慈禧太后面前。慈

禧太后拿到眼前，仔仔细细，看了又看，像鉴赏一件稀世珍宝。看了一阵儿，又轻轻感叹一声，淡淡地一笑，戴在手指上。慈禧太后显得有些伤感，喜怒哀乐爱恶欲搅成一团。眼角儿润润的，不觉便盈起泪光了。

喜婆这才缓过一些气来，跪叩在地，喃喃说：

“谢老佛爷大恩大德……”

慈禧太后被喜婆的声音提醒，抬起头，冷下脸说：

“大胆奴才，先帝在的时候，你就敢欺君偷盗。先帝日理万机，难得顾得上管这些个小事。宫里章法又不严，惯得你这样的奴才就不像个样子。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今天新主登极，万象更新。宫外的事安顿好了，现在我该安顿宫内的事了。先从你开始吧！”

慈禧太后轻轻挥了下手。

两个年轻太监猛烈收绶，喜婆只来得及低沉地“啊！”了一声，疾挺一下身子，白眼珠就翻起来了。

处理过喜婆，慈禧太后出了一口积年的恶气，心里平静多了。那个金戒指戴在手上，像天上的太阳，像春天原野的风，像大旱中的细雨，每时每刻都叫他感到滋润，温暖，甜蜜。她每天都问李莲英：

“盱眙吴清的消息儿回来没有呀？”

没有吴清的消息，她烦透了，骂李莲英：

“你这个废物，敢如此怠慢。”

她洗澡也勤了。

慈禧太后洗澡要四个宫女侍候。洗澡的时间也长。当四宫女为她拭干身上的水，她总是说：

“你们先退去吧！暂不穿了，我要凉快凉快，也静静心。”

宫女退出。她站起来。在这个浴室里，放着一个玉石马，白

莹光亮。本来是摆设，供看的。有一年夏天，慈禧太后洗完澡，感到很热，偶尔触着玉石马，沁凉沁凉的，舒心得很。她不觉骑了上去。骑的位子往后了，往下一坐，身子就往前滑了半尺。这一滑，她感到一种入骨的舒服。刚巧宫女们跑进来，大煞了风景，坏了她的情绪。她大骂了一顿宫女。从此，洗完澡后，没有她召唤，宫女再也不敢进来了。

现在她骑上玉石马，来来回回晃身子。屋外风声飒飒，热风从门缝隙里挤进屋来。她闭了眼睛，心念逸出很远，于是一边晃，一边轻轻呻吟：

“清哥！清哥！……我的清哥……”

亢奋一点点增加，后来就喊出声来。

之后，她瘫在龙床上。朦朦胧胧的，她走进蓝天白云下的春风中去，走进春雨中的花雾柳烟中去。两只雏鸟，光秃秃地飞至她的身边，霎时便生出羽毛，竟是一对凤凰。长长的尾巴摇曳着，嘴对嘴地呢喃。她笑了。然后，那凤凰便腾飞起来，冲向九霄云去。她也融进白云中去。于是她睡得格外安稳。

一觉好睡，醒来召唤宫女为她穿衣。

她召来了李莲英，不等她问，李莲英抢先说话了：

“回老佛爷，派到盱眙去的人回来了。”

慈禧太后欠起身子，瞪大眼睛急问：

“那个吴清怎么样？”

李莲英现在终于明白了七八分，赶紧说：

“吴道台为官清正，当地有口皆碑呀！”

“嗯！”慈禧太后萎下身子。

李莲英立即改口，说：

“这个道台好生古怪，至今没有娶妻。还是一个人过日子。当地富门大户小姐们都争得厉害。说人品长相世上无双。当地还

流传一个顺口溜儿，说是吴道台，吴道台，仙女下凡配不来。还说，谁要嫁给吴道台，平地青云九天外。”

慈禧太后笑了，笑得妩媚，也带几分天真。

“猴子精！”慈禧说，“是你瞎编排的吧！”

李莲英也高兴了，提起精神说：

“奴才哪有那个胆呀！敢在老佛爷面前编排，奴才长三头六臂也不敢。”

慈禧太后问：

“你那个人见吴道台了没有？”

李莲英凑前一步，说：

“见了。”

“年轻了还是老了？”

“……”

这回李莲英答不上来了。太后问得太奇巧，人总是越活越老，怎么会越活越年轻？再说，谁见过少年时的吴清道台呢？

“奴才问了，”李莲英脑子急急转出点子了，“去的人说，吴道台不像过了而立之年的人，倒像二十几岁的人。”

慈禧太后满面春风，吩咐：

“你去把那个人叫来，我好好问他。”

“喳！”

慈禧太后问话时间很长，到了吃饭的时候，还没问完。慈禧太后吩咐推迟吃饭时间。这在她可是少有的。不是什么军国大事，又不是和大臣说话，和一个大内里的小奴才说得这么投机，连饭也不吃了，可说是从来没有先例的。

吃着饭，慈禧太后就叫李莲英速速办一件事，立即着人写圣旨，宣盱眙道台吴清入京供职。她说，供什么职来了再说。

吃了饭，又匆匆写信，叫李莲英亲自交送圣旨的官使带上，

面交吴清本人。

一切办妥，已经夕阳西下。

慈禧太后精神头儿出奇的好。她吩咐李莲英：

“今晚上你陪我好好说说话儿，下下棋。”

又说：

“有更解闷儿的也好。”

李莲英小心问：

“老佛爷……想怎么解闷儿，奴才去办就是。”

慈禧太后不耐烦地说：

“你这个猴精就是耍贫嘴，这会子了能找个什么解闷儿。”

李莲英仔细审视了慈禧太后的眼睛，心里早明白大半。他小声说：

“老佛爷只请吩咐下来就是。”

慈禧太后红了红脸，风情盈盈地斜望着李莲英，笑说：

“好吧，你去办办试试吧。”

李莲英凑得更近，几乎耳语地说：

“老佛爷，我去把先帝用的醉葡萄拿来一些备着吧。”

慈禧太后也放低声音说：

“我见先帝用过，怎么样呀？”

李莲英说：

“这是补阳烈物。男人吃了，不出一刻欲火烧身，奇效得很。”

慈禧太后红晕满脸，两颊的热气扑出好远。她这阵儿喜欢李莲英这个话头儿：

“你这废人咋会知道那么多？”

李莲英直起身儿，说：

“奴才是废人，可到底还是个男人，也当过真男人呀。男人也有不应的时候。比方害怕，心怕，心里不到那上面，这时候，用药